

一轮明月,各有文章:

今年各地秋晚如何“花式”赏月?

又是一年月圆时。今年,央视秋晚的月光落在淮水之畔,北京卫视登上居庸关,山东循着苏轼的足迹来到诸城,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则在汕尾望见山海……随着各地中秋晚会陆续揭开面纱,同一轮明月,不同的水土、文脉与人间故事慢慢走近。

中秋的故事讲了千百年,如何讲出新意,是每一台晚会都要面对的命题。从一座城的选择,到一方文化的铺陈,再到团圆、思念这些中国人熟悉的情感,今年的中秋舞台各有落笔。明月依旧,人们不断从故乡与传统中,寻找属于今天的表达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张岑晏



明月落何处,山水自有情

今年各地中秋晚会的举办地里,出现了一串冷门的城市名:淮南、诸城、汕尾……它们不算是大型晚会惯常选择的热门城市,却各有独特的历史风情。

据悉,今年总台秋晚在淮南的主舞台,设于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,舞美以“淮、水、月”为核心概念,在水上搭起直径80米的大圆环,内部设置可控表演水域。待夜色降临,一轮圆月浮于水面,淮水与月色便由此相接。

今年,北京卫视将继续与居庸关相约。《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》将在9月25日晚与观众见面。居庸关雄踞太行余脉,自古便为京北要塞,城楼、关隘与山峦层叠相接。中秋夜至,“山河万里遥,月圆居庸关”便跃然眼前。

山东卫视则将主会场落在潍坊诸城超然台,在潍坊寒亭

区、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取景,分会场设置于聊城临清东苑园。诸城,古称密州。熙宁年间,苏轼在此任知州,其弟苏辙为台题名“超然”,苏轼由此作《超然台记》。一座超然台,牵出苏轼与密州延续近千年的文化联系。

再往南走,广东卫视“山海升明月”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来到汕尾。晚会将镜头延伸至红海湾、二马路、屿仔岛等地。这里既有山海相拥的辽阔,也有老城街巷的烟火日常,汕尾的两副面孔,一同铺陈在中秋月色之下。

一地一韵,月色千秋

山河有来处,城市有记忆,一方水土里,藏着讲不完的人文风情。

诞生于安徽淮南的《淮南子》,留下嫦娥奔月等古老神话

的记载。今年央视总台秋晚分为《巡月》《揽辰》《耀秋》三个篇章,“宣纸”“淮水”“明月”等意象将融入舞美。从古书中的奔月神话,到今夜淮水之上的一轮圆月,两千余年的想象在这里遥遥相接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山东卫视将以“苏轼密州诗词”为秋晚主线,将潍坊风筝、诸城派古琴、杨家埠木版年画等地方特色汇入节目。

诗词之外,还有鲜活的乡俗乡音。汕尾的中秋舞台上,正字戏、白字戏、西秦戏三大国家级稀有剧种将集中亮相,甲子英歌舞、麒麟舞、河田高景等地方民俗也将登台;陆丰皮影戏还将与流行说唱跨界合作,让古老的声腔,与今天的节奏相遇。

此外,北京卫视将文学对谈带到居庸关下,东方卫视提出“海派文化遇上古镇中秋”,河南卫视则继续以“奇妙游”呈现中华传统

文化与别样东方审美……

从神话、诗词到戏曲、非遗,今年,各地秋晚呈现的,是独属于当地的文化印记。它们从漫长的历史与寻常的生活中生长出来,又在代代相传中留存至今。同赏一轮月,风物不同,自成千秋。

明月千古照,人间一番情

秋晚各有热闹,但月色之下,心意相通。中秋,为什么总与月亮分不开?

中国人望月的历史太长了。月有阴晴圆缺,也天然连接着相聚与离别。千百年来,人们写月、唱月、画月,团圆时赏月,离别时望月,远行的人借月思乡,留下的人托月寄去牵挂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相隔天涯仍共享此刻;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不能相聚,那便祝愿。时代变迁,月亮从一种自然景物,成为中国文化中关于相聚

与离别的绵长意象。

无论是淮水之上的明月、居庸关前的月色,还是苏轼笔下的“千里共婵娟”,最终都落回关于团圆、故乡与思念的缱绻。

湖南卫视将秋晚主题定为“把心事说给月亮听”,以“山间月、楼台月、海上月”串联思念、乡愁与团圆;河南卫视《中秋奇妙游》写下“人间烟火的团圆”与“跨越山海的思念”,一句“月满赴人间,心安即圆满”,说的也是中国人对团圆的理解。居庸关下,北京卫视以“望月”为引,让人们谈起故乡、亲人和牵挂;汕尾山海之间,一封漂洋过海的侨批、一曲归乡人唱起的《汕尾谣》,把月色里的乡愁落到轻柔的歌声中。月色照过千年,中国人的心意,从古流淌至今。

月圆之夜,好戏将启。这个中秋,不妨在万家灯火中打开荧屏,看看今年的明月,又将照见怎样的新故事。



《兰香如故》:质感与缺憾并存

有“红楼味儿”但差点意思



《兰香如故》开播以来,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:好像《红楼梦》。

现在,不少古装剧过度追求明亮、锐利的“精致感”,相比之下,《兰香如故》的镜头显得更沉静。深宅院落、回廊花窗,一席丰盛家宴,人物的服饰、礼仪乃至主仆之间的站位,都巧妙展现了一个古代大家族的生活空间,这就让大家自然地联想

到了同是大家族故事的《红楼梦》。主母、小姐、丫鬟各有自己的处境和盘算,宅院之中,人情与规矩同时流动。这种古典生活质感和女性群像,确实有几分“红楼之韵”。

从情节来看,开篇沈家获罪,男丁被斩,女眷走向绝路;沈嘉兰侥幸活了下来,又从世家贵女跌落为三等丫鬟。此后,被迫嫁人、被发卖、被家族舍弃乃至丧命的女性接连出现。苦难当然是人物命运的一部分,也能展现古代女性被身份、家族与礼法层层束缚的处境,但是“虐女”不该被滥用。真正好的女性叙事,确实不该回避女性受过的苦难,但也不该只用“受苦”去证明人物的坚韧。相比她又一次被推入怎样的绝境,观众更想看到的,或许是她如何选择、改变,然后一点点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。

张岑晏

长剧节奏慢下来也无不可



在长剧短剧化的浪潮中,《兰香如故》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,保持着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,慢慢铺陈人物关系和情感转变。

剧集开篇是很经典的古偶剧桥段,沈家遇难林家见死不救,女主沈嘉兰侥幸独活,化名为许兰香,作为丫鬟进入了林府。按照一般爽剧

复仇逆袭的套路,女主蛰伏多年后将凭借智慧为家人复仇,并在这个过程中与男主暗生情愫。但《兰香如故》一开始选择将女主悬置在宅斗之外,她谨小慎微,在夹缝中求安身之地,没有金手指加持,活下去是她最朴素的目标。

前半段男女主交集寥寥,剧情没有着急推进感情线,把更多篇幅留给塑造深宅大院的众生群像,林府的丫鬟妻妾、市井中的普通人家都有各自的悲欢离合,而非单纯是服务于主剧情线的工具人。慢节奏不等于水剧情,而是给人物蜕变留足余地。女主从只求苟活到守护亲人、谋求赎身,她成长中的改变和挣扎都有据可依。

长剧无需削足适履模仿短剧范式。真正打动人的不全是密集冲突,还有被时间浸润出来的人物厚度。

沈昭

“小女主”的另一种突围



“古装社会家庭剧”是《兰香如故》的剧集标签,家庭内部的明争暗斗算不上什么新鲜故事,《大丫鬟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《墨雨云间》等都在这条路上走过,门槛不高,但观众面极广,于是这条赛道挤得满满当当。

把这类剧集的发展脉络捋一遍会发现,有些东西始终没怎么变,核心大多围绕人物逆袭做文章。真正在变的,是讲

故事的节奏和塑造人物的路数。

《兰香如故》就选了一条和过去爽文路线完全相反的路。女主许兰香甚至被观众吐槽为“窝囊女主”或者“小女主”。剧版拿掉了原著里女主重生的设定,改成灭门幸存者顶替已死丫鬟的身份苟活。许兰香没有重生记忆、没有天降贵人、没有主角光环,她似乎也认命般习惯了丫鬟这套剧本——拿着微薄的月钱,同时周旋在大太太、大爷、大奶奶这些“甲方”之间,时不时还要替人背锅。与此同时,她还不得为升职加薪费心思。

有人吐槽剧情毫无爽感,但恰恰是这种设定更容易让普通人代入,反而接地气。观众跟着许兰香一个死局接一个死局地破,在她身上得到的紧张感和成就感,是那些“大女主”戏给不了的,倒也算剑走偏锋。

孔小平